

书院教育中的多元群体融合

褚彩霞

澳门大学

摘要：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之间的融合是困扰国内外众多大学的难题。在港澳地区，非本地学生又包括内地学生以及国际学生。内地学生虽然与本地学生同属一个国家，但是由于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本地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隔阂。本地学生、内地学生与国际学生三个群体之间的疏离显而易见，甚至诸见报端，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书院营造社群生活环境，倡导包容、尊重以及拥抱多元文化，亦努力通过制度和活动安排，促进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但这些努力是否成功以及怎样的方法才行之有效还有待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书院学生进行访谈，配合以民族志方法对学生互动进行长期观察，探究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之间的互动机制，找出影响不同群体间交流的影响因子，讨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本文主要结论，语言与文化差异都不是主要因素，关键在于不同群体间学生缺乏深入及有意义的活动作为桥梁增加彼此的了解；书院的共膳共宿制度安排对促进不同群体间交流提供平台与可能性；书院开展的长期週期性活动、学生领袖制度、以及短期海外服务学习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未来可开展覆盖全体一年级学生的需长期参与或短期内有高强度互动的活动以增加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与了解，建立多元文化共融的书院社群环境。

关键词：住宿式书院；多元文化；本地生与非本地生互动

一、研究背景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越来越多大学招收国际学生，校园文化也随之日益多元化，社会普遍认为这为扩展学生国际视野，促进思想碰撞以及多元文化参与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众多研究发现，虽然共享同一个大学校园，甚至同住一个住宿空间，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之间鲜有打成一片，大部分情况下，两个群体之间缺乏互动，大家倾向和同类学生聚集（Fincher & Shaw, 2009; Brooks, Byford, & Sela, 2015）。很多大学都在尝试通过各种制度化设置来增进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如伙伴计划、国际文化节等。但效果似乎都未有达到理想。港澳地区的校园生态相对特别，以澳门大学为例，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另外有一个占比例超过20%的内地学生群体，这些学生在本文中统称为非本地学生。内地学生与澳门学生属同一个国家，但是却因为历史原因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分别成长于迥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隔阂，在香港社会尤为显著，而在澳门虽然没有成为社会与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校园日常生活中也不断被提及。澳门大学的书院系统是一个追求多元文化共荣的生活及学习共同体，希望学生在书院里可以和与自己专业与文化背景不同的学生共膳共宿，相互促进。书院将不同专业学生随机分配在不同书院，将内地学生与国际学生亦都随机分配到各个书院。有些书院甚至刻意将本地学



生与非本地学生搭配共住同一房间。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本地生与非本地生之间的互动是否得以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得到提升呢?以及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哪些因素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发现

本文采访了32位院生,包括本地学生15名,内地学生15与国际学生2个。试图了解大家之间是否互动,以及如何互动,从而找到增进不同文化间交流以及加强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方法。研究方法包括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访谈样本从在书院住宿的学生中随机选取,访谈为半结构化访问,内容涵盖学生社交圈的组成,学生对于跨群体互动的个人经验以及观察与思考。参与式观察则包括笔者在担任书院导师近7年多时间里与学生日常互动,处理学生之间矛盾以及书院举办的各种活动的互动。本研究发现,研究中普遍认为的语言障碍以及文化差异虽然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不同群体间缺乏长期以及有意义互动的机会。而书院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之间关系疏离的现状

书院导师以及楼层助理都观察到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之间互动较少,或停留于表面互动。大家就算共同参加同一个书院活动,也经常是本地学生与本地学生聚在一起,而内地学生与内地学生一起活动,国际学生则自成一个圈子,较少参加书院活动。即使在通过某些活动大家互相认识之后也仅限于见面打招呼而已。各个群体之间亦存在很多刻板印象或偏见,如本地学生认为非本地学生不讲卫生,非本地学生抱怨本地学生学习态度不认真,小组功课总是搭便车。书院在处理宿舍矛盾以及更换房间申请时,也屡屡听到两个群体之间的互相抱怨。笔者亦观察到午餐与晚餐时间学生在书院用餐的座位选择,基本也都是本地学生与本地学生一起用餐,而非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一起用餐,国际学生则较少在书院用餐,即使用餐也与其他国际学生一起用餐。有本地同学认为书院活动以内地学生参加居多,导致本地学生参加活动的意愿降低。虽然普遍如此,亦有众多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以及国际学生友好相处的例子。那么是哪些因素使得这个差异出现呢?

四、本地生与非本地生之间关系疏离的原因

1. 语言障碍

在与本地学生以及内地学生访谈的时候,语言都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原因,语言障碍是妨碍不同社会群体间互动的影响因素是社会学研究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因(Waters & Brooks, 2011)。比如同学(非本地生,女生2,大一)讲:“我觉得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跟本就听不懂,但是又不好意思让他们总是迁就我,因为他们的普通话说得不好,而我又不会广东话,所以感觉自己是他们的负担,相处起来很辛苦。”而一个本地学生(本地生2,女生,大一)说“讲到开心的时候很不自觉就会转成广东话,完全忽视有人听不懂广东话这件事。可能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不愿意跟我们聊天吧。”另一个来自瑞典的交换学生则表示,她的生活很痛苦,上课时候没有人愿意

和她小组讨论,她总是被孤立,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说英文。书院里还有一群来自广东的学生,他们本身也会说广东话,因此与本地学生容易相处一些。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多学生还是表示与内地学生关系更好。而有些学生虽然不懂广东话,却也可以与本地学生建立很好的关系。有研究也发现,英国留学生在北美,如加拿大、美国,虽然不存在语言障碍,但他们还是和国际学生聚集在一起,较少和本地学生互动(Waters & Brooks, 2011)。因此语言虽然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也并不是一个根本因素。

2. 文化背景发挥重要作用

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澳门,有一个群体是新移民。他们家庭早年通过投资移民方式获得澳门身份证,但是却并没有在澳门生活,只是在高考前转到澳门就读1年或2年高中,有少数在初中甚至小学就转过来。这一类学生通常会更多界定自己是本地学生,也可以说流利的广东话。他们身边既有本地朋友也有非本地朋友。但是他们会更加倾向于说广东话。在他们眼里,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相处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可以自由切换语言以及身份,和两个群体都有共同话题。而那些同样有澳门身份证,也会说广东话,但却没有澳门生活经历的同学,会觉得“自己是内地学生,与本地学生经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共同话题很少。”(本地生,女生5,大二)。“即使想要聊天,有时候也不知道从什么话题开始。他们的话感觉自己总是加入不进去。”(非本地生,男生,大一)

3. 需求与动机不同

澳门是一个只有60万人口的小城市,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结构也反映在校园生活中。一个本地出生的学生,在澳门接受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圈,而这个社交圈在考上大学后,依然继续维持。本地学生之间形成一个强封闭圈子。在考上大学之后,他们继续向外扩展自己社交圈子的意欲并不大。非本地学生则不同,他们来到澳门这个陌生的社会,被从之前的社交圈中抽离,迫切希望交到新朋友以及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他们很需要在澳门大学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因此在交友意欲上,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之间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差异。内地学生通常很快可以在书院找到同样是来自内地的朋友或国外的朋友,但在与本地学生尝试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却容易受到挫折。

4. 日常生活时间安排不同

现有文献在对香港学生的研究中发现,日常生活没有交集是影响香港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之间交流的重要因素(Tian Xiaoli, 2017)。本研究发现在澳门,这个因素同样存在。如学生(本地学生,男生1,大二)讲“本地学生除学习之外喜欢回家或做兼职工作,所以较少时间在书院,亦较少参加书院活动,即使参加书院活动,通常也是和自己既有的一班好友一同参加。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如同学(非本地,女生6,大一)讲,“我们根本就很少见到他们,怎么交朋友嘛?我的室友虽然有一个床位,但是我基本上见不到她,因为她大部分时间回家住。只是中午过来休息一下或者根本不过来。我想要和他们交朋友也没有机会呀。”



五、长期及有意义的接触是建立跨群体关系的关键

虽然面对重重障碍，还是有很多学生成功建立跨群体友谊关系。对于成功建立跨群体关系的同学，什么才是关键呢？同学们提到最多的是共同经历带来的彼此了解，比如一起打比赛，一起参加暑期夏令营，服务学习项目，一起做学生领袖或一起出国交换等，换言之，建立跨群体关系的关键是长时间及有意义的接触机会。此发现与学者对香港学生的研究结论一致（Tian, 2017）。接触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增进个人层面的互相了解，打破刻板印象（Kawakami, Dovidio, Moll, Hermesen, & Russin, 2000），减少误解，从而增进不同群体间的互动。笔者亦发现，对与内地学生接触持消极态度的本地学生，整体上对于内地缺乏接触，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内地，对于内地的印象来自媒体，而媒体又经常报道负面新闻。如学生（本地学生，女生1，大二）表示“珠海好乱，不安全，东西会被偷，所以从来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内地的任何地方”。而对内地学生持开放态度的学生，通常是有亲人在大陆生活，或者经常到珠海吃饭或游玩。

然而是否增加接触就可以增加了解，建立关系呢？此研究发现，单纯接触机会的增加并不会增进跨群体互动，比如同桌用餐或小组功课。澳大很多课程有小组功课要求，每个小组同学需要一起完成一个计划。过程中需要各种形式的沟通与合作。但是通过小组功课建立友好关系的例子较少，功课完成后大家基本是见面打招呼而已，有的反而变成“仇人”。因为小组功课仅限于功课讨论，并不能增加大家对个人的了解，反而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一些冲突。很多非本地同学的小组合作经历是不愉快的。小组合作过程中有很多冲突出现，比如时间冲突，本地学生因为要做兼职而时间缺乏弹性，或者大家目标不同，如学生（非本地，男生1，大二）表示：“很多本地学生根本不在乎成绩，他们甚至不在乎一份功课是否能按时完成，他们只要通过就好，有的连是否通过感觉都不在乎。所以一定要选好组员，否则非常痛苦。”

六、书院与多元群体融合教育

在澳门大学，书院制度为实现多元群体融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载体。书院可以在不同层面创造跨群体长期及有意义的互动机会，促进多元文化融合。首先，书院规定，大一学生一定要住书院。而且书院实行包餐制度，鼓励院生在书院用餐以及要求院生完成书院要求。这已经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书院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暑期文化交流，服务学习，为增进学生之间的接触提供机会。此外，近年来，书院也积极与内地大学开展合作，增加澳门学生与内地学生的互动，以及澳门学生对内地社会的整体感知。最后，书院的学生领袖制度，也是促进不同群体间沟通的重要一环。

1. 书院的制度安排优势

澳门大学实施全面书院教育，所有考入澳大的学生，都需要入住书院以及完成书院要求。这为促进多元群体融合提供基础。而书院也将所有本地学生、非本地学生随机分配到10间书院，大一入学时室友也随机分配。国际学生以往集中在研究生宿舍住宿，现在也都随机分散到各间书院。另外所有学生必须满足书院要求，包括大一参加书院课程以及一年一次高桌晚宴，6次书院活动。书院实行包餐制度，鼓励学生在书院用餐，营造共膳共宿的社群生活体验。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在本质上实现增加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但为实现此目标打下基础。如前文提到，本地学

生与非本地学生关系疏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本地学生扩展社交圈子的动机不强,但因为需要参加书院活动,满足书院要求,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在活动中接触的机会增加。

2. 书院打造长期及有意义的活动机会

在书院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书院在各个层面提供长期及有意义的接触机会,增加本地生与非本地生的活动。

2.1 书院院队

书院有多支院队,如篮球队、足球队、羽毛球队、排球队、啦啦队、乒乓球队。参加院队的同学中,不论本地学生还是非本地学生都表现出更多的包容,而且发展出长期良好的友谊关系,因为大家要通过长期训练,合作才可以一起赢得比赛,这个过程增进了彼此了解。同学(非本地,男生10,大二)表示“觉得澳门学生很友好,大家一起训练,之后一起宵夜,很开心,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日本交换生(国际生2,男生,大四)讲,“通过足球队的训练比赛,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位学生一度成为书院足球队的“明星”。

2.2 书院的兴趣小组

也有同学是通过共同的兴趣活动认识,比如一同参加摄影班、或书法班等,大家通过共同的爱好而聚在一起,就不会再有找不到共同话题的感觉,技术上的交流也增进大家对彼此的了解和欣赏。如学生(非本地3,女生,大四)讲:“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好朋友了,当时玩摄影,就有些问题请教她们,发现她们人超好,后来就经常一起玩,一起笑。虽然有时候他们讲的话题我还是插不上话,但是我不再会觉得尴尬,就自己看一下手机,然后可以一起聊的话题大家就会一起聊。”

2.3 书院的服务学习及文化交流活动

书院在暑期或寒假会安排多支队伍赴澳门以外的地方进行文化交流或服务学习。一段时间的高强度互动,也是一个帮助本地与非本地学生建立紧密关系的有效途径。比如书院举办的泰国服务学习活动。在服务学习活动中,一组学生15人前往泰国清莱乡村进行义教以及学习室的建设。整个过程需要很多准备工作,比如备课,准备圣诞节表演等,到达当地之后的环境也非常艰苦,每天的行程也很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因为“感觉大家同甘共苦,另外大家都需要讲英文,都需要面对调皮的孩子,我们的目标变得一致,互相合作的过程中也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本地生,女生12,大二)团队中也曾有来自泰国或日本的国际学生,平时很少和国际学生互动的同学们也通过此次活动结下深厚友谊,回到书院之后持续互动,在交换生离开澳门的时候,大家也互送礼物及道别。

3. 书院领袖制度

担任学生领袖职位,如书院助理或者院生会干部也是可以有效建立跨群体关系的途径。几位被访问同学都提到,与本地学生之间的友谊关系是在做书院助理或院生会干部的时候建立的。书院每年会招募约20位书院助教或助理协助照顾院生生活与学习,以及为院生举办各种形式的活



动。书院会为担任书院学生领袖的学生提供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培训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团队建设,希望他们将来在书院工作中可以互相合作。在培训过程中,学生通过各种互动相互熟悉,再加上之后的不断合作举办活动,不同群体间发展出非常好的友谊,假期会约一起旅行。书院学生领袖也会主动关心国际学生,邀请国际学生一起参与活动,比如有书院助理邀请韩国留学生为大家开办韩语课堂,或邀请比利时留学生介绍比利时文化及饮食等,促进了国际学生群体与其他群体的互动。而书院亦会要求书院助理在楼层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不同群体间的互动。

4. 书院与内地高校合作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近年来,在政府支持下,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之间得以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对于增加澳门学生对内地的了解,起到积极作用。如同学(本地生,男生12,大二)感叹“高铁真的好方便,另外智慧支付也真的好方便,原来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好局限。”另一位同学感叹(本地生,女生1,大二)“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民间有很多人在坚持文化传承,很敬佩,应该多一些去了解。”还有同学表示(本地生,女生13,大三)“中国真的好大好大,澳门只是一个好小的地方,应该多走出来看看。”本地学生对内地了解的增加有助打破刻板印象,增加文化包容。

七、结论

虽然本地生与非本地生之间缺乏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书院的平台的确为增加学生之间的互动创造了很多积极的机会。书院随机分配学生到各个书院,以及本地学生与非本地学生共膳共宿共学的制度化设置,为不同群体间的互动提供了可能性,而书院丰富多彩的活动又使可能性变成现实。很多受访学生提到的交到跨群体朋友的机会是在书院发生的,不论是通过定期举办的活动,短期高强度互动如服务学习,还是通过担任学生领袖工作,都是书院这个平台创造出来的。所以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但是书院的规律性活动,以及假期的交流团或海外社会服务活动学生虽然报名积极性很高,但是鉴于经费限制,录取率较低,并不能满足所有院生需求。如果可以设计更多活动或机制创造更多机会让院生之间可以开展长期有意义的互动,对于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已经多元文化互动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Brooks, R., Byford, K., & Sela, K. Inequalities in students' union leadership: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15,18 (9), 1204-1218.
- [2]Fincher, R., & Shaw, K. The unintended segregation of transnational students in central Melbourn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09, 41, 1884-1902.
- [3]Kawakami, K., Dovidio, J. F., Moll, J., Hermsen, S., & Russin, A. . Just say no (to stereotyping): Effects of training in trait negation on stereotype ac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78, 871-888.
- [4]Tian, Xiaoli. "Space and personal contacts: Cross-group interaction between mainland and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7, 1-20.
- [5]Waters, J., & Brooks, R. "Vive la Différence?":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UK students oversea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1,17, 567-578.